

周開慶著

民國四川史事四集

四川文獻研究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四川文獻研究社叢書

民國四川史事四集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著作者 周 開 慶

發行者 四川文獻研究社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新村四街四十三號

電話：九 一 一 七 六 一 五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九九四號

印刷者 先鋒打字印刷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一〇號三樓三〇五室

電話：五二一七四六一、五八一三四五三號

民國四川史事四集序

年來研究民國以來之四川史事，除專著：「四川與辛亥革命」（台灣學生書局）、「四川與護國之役」（四川文獻社）、「四川與對日抗戰」（商務印書館）及「川康淪陷經過」（四川文獻社）等單行本外，更輯錄各種專文，彙編為「民國四川史事」各集。

「民國四川史事」初集，初版於民國五十八年，計蒐輯專文三十篇，共約二十萬字，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民國四川史事續集」，初版於民國六十五年，蒐輯專文三十篇，共約三十萬字，由四川文獻社印行。「民國四川史事三集」，初版於民國六十八年，蒐輯專文十五篇，共約二十萬字，由四川文獻社印行。現又輯錄專文十七篇，共約十六萬字，編為「民國四川史事四集」，仍由四川文獻社出版。

本集各文約可分為四類：第一類「四川與建國七十年」等二篇，概述自民國以還四川在建國歷史上之貢獻與今後川人應有之努力。第二類「民國以來之四川省政組織」等六篇，引敘歷年來四川省政之演變，以及淪陷之經過。第三類「吳佩孚與四川」等七篇，於吳佩孚企圖以武力統一四川，以及鄉賢唐式遵、楊庶堪、張群、孫震諸先生之事功，分有引述。第四類「月半播遷記」等二篇，可以略窺四川淪陷時之情況與川人播遷來台後懷念鄉邦，力謀匡復之一般。

故鄉淪陷，瞬逾三十年。鑒往所以勵今，吾人回溯往事，正期望大家體認以往闕失，毋忘在莒，早日光復故土，重建鄉邦。此則區區編印本集之微意，願以奉陳讀者諸君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周開慶序於台北縣新店市中央新村健廬。

民國四川史事四集

目次

序

四川與建國七十年·····	一
辛亥革命四川各州縣起義經過·····	五
民國以來之四川省政組織·····	三〇
蔣委員長兼理川政經過·····	六二
川北剿匪實況·····	七四
偉大的奇蹟·····	八〇
川省淪陷前之川省自衛委員會·····	八七
紀念川康淪陷三十年·····	九二
吳佩孚與四川·····	九六
唐式遵將軍殉國三十週年·····	一〇二
緬懷壯烈萬載留名·····	一〇五

民國四川史事四集

唐式遵先生年表

一一一

楊滄白先生百歲誕辰紀念

一一九

川康渝聯合祝壽記

一二三

大將風標

一二七

月半播遷記

一三〇

四川文獻社之回顧與展望

一四九

四川與建國七十年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七十週年，站在四川同胞的立場，我們來紀念這偉大的節日，不應該忘記在過去七十年中，我們有過兩次偉大的貢獻，和當前重大的責任。

雙十國慶，是學國共慶的日子。但在四川，確尚另有一個辛亥革命起義紀念日，這就是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發生，滿清政府四川總督趙爾豐於七月十五日在總督府門前屠殺民衆，爆發全川革命的日子。

這一辛亥革命四川起義紀念，首次舉行於民國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當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即辛亥年的七月十五日）。紀念前四川都督府對全省發有通令，略謂：「照得拾生取義，作砥柱於中流；立懦廉頑，望儀型於未遠。溯去歲七月中旬，路事決裂，屠變肆虐，志士被拘。爾時縱騎四出，呼籲無門，客盡楚囚，人窮市跡。惟我死難諸賢，見義勇爲，臨難不苟。空拳赤手，冒死衝鋒，情原慷慨，誼實從容。自此離群健犬，蜀中豪雋，相率揭竿，討茲民賊。悲風可激，虜社爲傾，海內義旗，於焉高舉，民國成立，實資導線」云云。上引通告最後的四句話，說明了辛亥四川保路運動，實爲中華民國建國的先導，是四川民衆在建國史上的光榮貢獻。

更明確指出這一點的，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先總統 蔣公在四川峨嵋山軍訓團的講話。他說：「大家曉得，我們革命黨自五十年以前，就在總理領導之下致力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最後成功的一次，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雖然是起義於武漢，但在武漢起義之先，還有一個革命發端的引子，這個引子，就是在四川。當時四川一般革命黨黨員，在我們總理指導之下，反抗滿清，他們就藉川漢鐵路官辦商辦的問題，來宣傳主義，激勵民衆，共同一致的從事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那時滿清政府調了許多兵到四川來，極力的壓制四川的革命黨員，我們革命黨員拼命和他反抗，結果帶領滿清軍隊入川的端方，就死於四川革命黨之手。因此全國的革命勢力，就一天天的擴張。同時爲原駐武漢一帶的滿清軍隊調到四川來了，武漢因而空虛，於是武漢的革命黨得以乘勢伺隙，在辛亥十月十日那天發難起義，義旗一舉，全國

響應，由此達到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目的，完成了初步的革命。所以辛亥革命，雖然是起義於武漢，實則發動於四川，四川保路的風潮，實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四川為革命發祥之地，這實在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四川最光榮的一頁。」由於先總統 蔣公以上的明示，我們確知辛亥四川保路運動是四川同胞在中華民國建國史上第一件光榮的貢獻。這裏附帶說明的：民國二年四川紀念辛亥革命四川起義是八月二十七日，而以後改為九月七日，則是民國五十一年臺北市四川同鄉會根據辛亥年陰曆七月十五日換算當年陽曆的九月七日來改定的。二十年來年年舉行紀念，都是用的九月七日。

四川在七十年建國史上的第二件光榮貢獻是對日抗戰。

民國二十六年，我國對日抗戰發生。國民政府為謀長期抵抗，決定以四川為抗戰根據地，西遷重慶。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表宣言，謂：「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鬪。」八年抗戰，憑藉全國上下之一德一心，尤其是四川豐富人力物力之支持，我國終獲最後勝利。誠如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國民政府五五還都令上所說：「回念在此八年中，敵寇深入，損失重大，若不依恃我西部廣大之民衆，與憑藉其豐沃之地方，何以克奠今日勝利宏基！而四川占稱天府，尤為國力之根源；重慶襟帶雙江，控馭南北，佔戰略之形勢；故能安度艱危，獲致勝利。其對國家貢獻之偉大，自將永光史冊，奕葉不磨。」由此可見四川在對日抗戰一役上的貢獻，實在是建國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當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日本向我正式投降之日，當時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張羣先生，曾發表「勝利日感言」一文，謂：「吾川地大物博，屹立後方，我元首淵謀睿智，於抗戰前二年即詔國人為復興根據地，我川人亦以此相詔勉。就八年以來川人對於抗戰之重大貢獻言之：如徵兵，則應徵赴敵之壯丁，達三百萬人以上。以言徵實，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止，購借捐獻食糧總數約七千一百萬石。以言建築空軍基地，前後共二十三處，徵工逾九十萬人，此外如各處公路之趕修，各項運輸之供役，各種儲蓄之勸派，以及各種稅捐之推行，綜計川人直接間接負擔數字，亦無不超過全國其他各省。元首時殷軫念，獎勵有加。試推求其故，固由於全川地區，安全無缺，迥非其他殘破省分可比；而吾川民之能深明大

義，克盡維護國家與維護世界人類正義之職責，要爲其主因。雖不容以自矜自伐，其忠勇犧牲之精神，自堪永垂不朽！」

在中華民國建國過程中，我們四川同胞有了上述兩次發動辛亥革命和完成抗戰勝利的光榮貢獻，更應進一步的認識當前的重大責任，是要確切把握四川爲革命根據地的歷史事實，發揮「四川人常爲天下先」的傳統精神，加緊在四川發動反共復國的工作，以引發全大陸復國建國的勝利，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全中國的大業。

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全部淪陷之前，先總統 蔣公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地位，應四川民衆的要求，蒞臨重慶、成都，在九月十三日招待成都各界講話，即提示「剿共必成，戡亂必勝，是四川同胞應負起的偉大光榮使命。」他說：「四川一省，本是我們革命的根據地，辛亥革命，即以四川同胞的護路運動爲其導火線，卒賴以推翻滿清，肇建民國。最近八年的抗戰，四川的貢獻之大，爲國人所共見。四川爲民族復興的根據地，乃是今天在座各位親歷其境的事。由於我們四川在革命歷史上有着這樣光輝的地位，所以我們四川同胞，今後對於剿匪所負的責任也就特別的重大。而且這個責任，也唯有我們四川同胞能夠負擔。因爲我們四川的人力物力，以得天時地利的條件，都非全國其他各省所可比；如果能加以組織運用，充分發揮，則一切外來的敵人，沒有不被我們擊敗的。」蔣公上述這一段話，把四川是國民革命根據地，和四川同胞在革命上的貢獻，提示得很明白。三十八年整個大陸形勢逆轉，政府遷到四川，終於未能挽回大局，而四川爲革命根據地之天賦條件和反共抗暴之歷史傳統，則是永遠存在的。

以大陸淪陷後四川內部之情勢發展而論：三十八年底成渝失守，全川各地的反共游擊隊即紛紛舉義，幾乎每一縣每一鄉都發生反共戰爭。當時局勢的激烈，共軍連成渝間的正常交通也無法維持，負責川中治安責任的共酋劉伯承由重慶到成都，要率領共軍三團之衆，始能成行。經過一年多的「大力清剿」，據共軍在民國四十年中的自供，說共軍爲了「平服」川中的游擊隊，其傷亡的人數，竟達二十萬以上，較之三十八年由華北、華南、西北至侵佔川康這一階段中的傷亡尤多。可見當時川中反共游擊隊奮鬥犧牲之壯烈。民國四十年以後，游擊隊轉入地下，反共情勢，在表面上一時和緩下來。但在中共文革期間，全國發生紅衛兵之亂，四川反共勢力，又乘機而起，紅衛兵在四川各地，互相鬭爭的最爲激

烈，重要城市如成都、重慶、宜賓、萬縣、南充、三台等地，其紛亂的情形已和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末期相同。可惜中共見大勢不佳，轉變政策，出動重兵，大力鎮壓，使此反共基地的局勢，未能獲致更進一步的發展。最近十年來，中共對四川與外面的消息，已無法像以前那樣嚴密封鎖，川中內部的真像，亦陸續的傳出來。川中同胞對於中共三十年來的暴政，早已到了絕望的境地；反共力量的組織也更加嚴密，反共的決心也更加堅定，只等待暴風雨之早日到來，四川同胞必將如辛亥保路時之一致奮起，為全國作先驅，爆發波瀾壯闊的整個大陸之反共局勢，摧毀暴政，為我們四川在建國史上創造第三次光榮史蹟。

形勢發展至此，反共火藥庫已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我們四川形成，我們希望政府在策劃領導上要更加積極，我們四川同胞在發動四川反共起義上要更加努力。只有如此，在紀念建國七十年上才有更光輝的意義。

（載民國七十年十月四川文獻雜誌第一八〇期）

辛亥革命四川各州縣起義經過

先總統 蔣公於民國二十四年在四川峨嵋山軍官訓練團講：「辛亥革命，雖然是起義於武漢，實則發動於四川；四川保路的風潮，實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線。」關於四川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之發動經過，我在「四川與辛亥革命」一書（學生書局出版）中，已有系統之敘述。本文則係根據蒐輯所得之各州縣反正起義資料，寫成「辛亥革命四川各州縣起義經過」，併供讀者之參考。

一、各州縣起義資料，輯自各縣縣志與有關記載，計有崇寧縣、崇慶縣、榮縣、邛崃縣、犍爲縣、眉山縣、樂山縣、資中縣、名山縣、榮經縣、三臺縣、南充縣、劍閣縣、長壽縣、江津縣、合州、涪陵縣、南川縣、酆都縣、瀘州、敘永縣、筠連縣、夔州、古宋縣、大竹縣、渠縣、武勝縣、大足縣、達縣、宜賓縣、萬源縣、合江縣等三十二州縣。

二、從上引的資料裏，我們可以得到兩點認識。四川之所以能爲辛亥革命發動上的天下先，第一是滿清末年政府喪權辱國，魚肉民衆，民衆積怨已深，早存「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心。一旦時機到臨，民衆無不萬衆一心，誓摧暴政。第二是各地志士仁人，早有推翻專制的準備。自從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以後，四川同志，響應最爲熱烈。有如清史補編上所說：「丁未己酉間，同盟會各省黨人之起事者，莫如蜀激。」丁未己酉間，是指民國紀元前五年至三年。四川革命黨人在此種多方準備下，故保路問題一起，即迅速由保路問題轉化而爲反滿革命運動，因此引發武漢起義，滿清專制從此推翻，中華民國遂以成立。以上兩種原因，固屬全國同然，不過在四川特較突出。引一句舊話：「天下未亂蜀先亂」，四川同胞反抗暴政，歷史上常爲天下先，所以遂如 先總統蔣公所說辛亥革命就發動於四川了。

三、就上引三十餘州縣發動的情形加以分析，可大別爲川西北與川東南兩種型態。川西北以成都爲中心，自七月十五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總督府門前屠殺民衆數十人起，成都附近各縣即民軍紛起，圍攻成都，滿清政府在四川之軍政中心，坐困危城，迫使趙爾豐終於十月七日交出政權，成都宣告獨立。這種革命起義方式，我們不妨稱之爲「四面圍攻法」。

」。而在川東南方面，重慶於十月二日宣佈獨立，成立蜀軍政府，不旬日間，川東南五十餘縣，即相繼響應。我們可以稱之爲「中央突破法」。此原地區情勢不同，事先準備運用方式略異，而終於形成全川革命成功之大勳。在今後反共革命聖戰中，此兩種方式，均值得我人特別重視。

四、就四川民衆現在所受迫害的情形言，有如王忠誠先生所撰「四川紅禍三十年」一文所報導，較之滿清末年川中民衆所受專制政府的蹂躪十百倍。又據孫震先生在今年川康渝同鄉會年刊中說：他在「最近十二月看到新聞報導中轉載有香港匪報的消息說：『在這次翻身的鄧小平回到四川，見到四川的情形。他說我只聽說四川在多年文鬥武鬥，和五谷歉收以後，四川人苦得不得了。不想我親自見到的，比聽說的還要苦十倍，鄧小平因此當衆哭了一場。』大家想一想；連惡毒的鄧小平，都忍不住哭出來，我們家鄉困苦情形可想而知。」在上述情況下，四川匪偽政權，早已成爲民衆眼中的釘，毒恨之府。可惜據我們所聞，川中抗暴事件，雖時常發生，而要摧枯拉朽，尚有待於我們加強川中反共抗暴工作，如辛亥革命時期川中志士仁人之有計畫的組織與奮鬥，使四川的反共革命火花能夠提前爆發，再爲天下先。辛亥革命前，旅外革命志士紛紛返川，并由日本秘密購運軍械，在川內則組織民衆，聯絡軍隊及地方武力，時機一到，遂收一舉而兩得之效。而在今日，則川中之革命形勢早已形成，而反共組織與號召，則顯有不足，我們常常想，今天我們的最國策，是「積極建設臺灣，準備反攻大陸。」積極建設臺灣，年來成就輝煌，舉世皆知。而準備反攻大陸，似乎做得還不夠。共匪年來對臺灣實行「統戰」，我們似只有拾架之功；我們何不加強「政治反攻」，致力於敵後之組織、宣傳、發動與聯絡的工作，一如辛亥革命時四川革命黨人之所爲。就我們的想法，統籌四川的領導組織，宜即由政府遴選川籍忠義奮發之士，將四川省政府等機構組織起來，賦予策畫、組織、派人潛回四川，收集情報，宣傳聯絡等職權，以地方人士來擔負光復鄉邦之責，應該是最有效率的。若說人事難選，則在此反攻復國在即之日，我們不早從事，不早準備，尚待何時？若說如此似非現在財政的力量所能負擔，則政府祇要賦予權責，撥付象徵性的經費，其餘由在臺鄉邦人士自籌，定不乏踴躍輸將之士。四川一省能如此進行，推之大陸各省市，將各處革命之火點燃，將不待匪偽內部之自潰，而早收反共復國之功。這正是反擊共匪統戰的方法，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研究採行。

以下我們將分別引述辛亥革命四川各州縣起義的經過，以供大家的參考。

一、崇寧縣革命起義經過

清室之傾覆，洪憲之倒臺，民國之成功，吾黨之屹立，國人只知有首先發難之武漢，與首先倡義之雲南，與其他各地之革命工作，尚不知具有豐富革命歷史之四川，尤不知有川西革命策源地之偏僻小縣崇寧，曾於清末辛亥年七月十七日，首先發動全國破天荒之第一次辛亥革命導火線大戰，與如虎如狼之清軍，大戰郫縣犀浦，損兵折將，爲辛亥革命各戰役之先。復繼續在省門附近州縣，與清軍展轉惡戰，計共一十二次，堅持至武漢響應，川督趙爾豐退位議和而罷兵之各光榮戰役也。查滿清宣統三年，成都爭路風潮突起，省中同志汪聯三、朱點塵、黃壽萱、楊鳴階、羅仁普、王旭久、王鍾鋒、劉念謨、羅禹門諸人，在省主持特種工作，分配任務，特派羅禹門、王旭久到川西，復派王旭久同何紹彥、王殿鵬由川西馳往川南，鼓吹運動。是時廣侯同吾縣楊德宣、王德臣、皮集成、陳貴民諸人，即在川西附省一帶州縣，訓練哥老，運動團隊，號召綠林。迨七月十五日，趙爾豐拿蒲羅，時機成熟，是夜即飛報郫縣新場之張達三，灌縣崇義鋪之張捷先，同吾縣高吉村各哥老鉅子等，於十七日火速動員，即日出兵；而省門附近縣，因有下列十二次展轉持久百折不回之偉大革命戰役：

第一次：七月十七日。即張達三、張捷先、高杏村、蔣純風，於七月十七日率隊在州縣犀浦，與清軍開始作戰，爲辛亥革命各處戰役之先。是役戰亡吾縣同志督隊官蔣純風、陳學淵；灌縣同志督隊官董健之，共傷亡士兵四百餘人，叢葬於犀浦場之西鄉。

第二次：七月二十五日。即侯寶齋，大戰於成都南外紅牌樓。是役戰退清軍馬隊，生擒騎兵十餘人。趙爾豐因下令關城並戒嚴。

第三次：七月二十六日。即孫澤沛、吳慶熙、官曉峯、羅雙蘭各部，大戰於溫江三度水。是役擒斬清軍隊官陳錦江，繳械百餘支，撲河死者不詳其數，革命聲威從此大振。

第四次：七月二十七日。即吳植三大戰於郫西河壩場，是役吳植三陣亡，士兵傷亡數十人。

第五次：八月初三日。即侯國治大戰新，漢兩父之向陽城。是役生擒清軍隊官李鉞森，繳械數十支。（因李係溫江人，爲吾黨同志，侯遂將李押解崇寧後方，李因共同參贊軍事。）

第六次：八月初七日。即董漢卿大戰於郫縣太平寺，是役董漢卿陣亡，士兵傷亡亦多。

第七次：八月二十一日。即岳杏村、尹德沛戰據新都縣。是役清軍圍攻新都三日，城陷，高尹被擒，就義於成都鳳凰山。

第八次：八月二十八日。即張達三、張捷先戰據郫縣城，是役張軍傷亡頗重，後縣城復被大部清軍攻陷，二張退走崇、灌、彭後方。

第九次：九月初五日。即劉麗生、侯國治與清軍大戰將軍碑。是役雙方互有傷亡。

第十次：九月初八日。即張捷先、曾硯農、李博朗、王春延，戰據灌縣。是役奪獲縣印，旋派曾硯農分兵由金馬場問道攻取彭縣；又派侯國治進取新繁，什邡。

第十一次：九月十九日，即清軍十七日反攻灌縣，城陷，張捷先、張熙，遠走太平場花園場地方；後張軍反攻，將清軍擊退，復於九月十九日克復灌縣縣城，是役雙方傷亡均重。

第十二次：十月初三日。即姚寶珊率屯兵五千，由松理汶茂出灌，同張達三、張捷先、榮豐盛、劉麗生、王春延圍攻崇寧大部清軍。是役連戰十日不克，傷亡慘重。

按上列各地各次革命戰役，皆係廣侯同吾邑已故楊德宣、王樂臣，及現存在之皮集成、陳貴民諸同志親手一貫主持，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即安排妥善，專待時機。故蒲羅被捕，川西革命軍突興，因而造成新津周鴻鈞，自井王子驥，雅州羅子舟，嘉定胡重義，重慶張列五，廣安陳雲璋等在川東南各處之多數義舉，此仆彼繼，百折不回，堅持至武漢響應而罷兵。

（錄自魏廣侯「致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報告」）

二、崇慶起義經過

宣統三年春，詔川湘鄂粵四省鐵路收歸國有。新任川督趙爾豐未至，布政使王人文護理，以鐵路事交諮議局討論，堅持不可。

六月，爾豐至，與提法使周善培日赴局與議，語頗決烈，議員等遂令人民辦保路同志會，罷市罷課，以相抵制，冀清帝收回成命。布政使照議會咨檄下，府廳州縣同志會遂由是始。知州薛宜璜奉檄後，以其檄移州城會，城會集議舉行，即以城隍廟爲會地，分函鎮鄉具會員冊。省議員彭烈襄鄭家柏，教習龍應銘，法政學員余銘心，受總會請託書，自省返敦促進行，在罷市池發起分會。至是偕薛知州到會講演，人情鑒動，計七區名冊約三萬人以上。旋公舉陳澤賢爲正會長，沈鑑湖副之。

七月，會長陳澤賢既聞省城罷市，偕城會議員劉春地至會，備告情形，謂吾州宜響應，即至東南街宣傳罷市，城中列肆一時閉戶。時裁缺把總馬光耀在州管帶練勇兼警務巡官，薛知州慮罷市後有變，俾城中民團，咸歸調遣。有言光耀跋扈，不宜假以事權者，宜廣弗怙也。光耀既挾勢，與彭烈襄齟齬，同志會遂有文武之分。十二日，拘縣人盧鑑三，以其黨彭也。烈襄與春地言於薛知州，盧得釋，光耀陰銜之，招庠生胡敬任營務處，冀乘間報復。時州境藉同志會爲名，不逞之徒，攘臂譁起，其暴烈者多肆殺，南則黃步青，投新津周鴻勛，率軍大廝等，執三江鎮教民鮮永盛，誣以賣路殺之。西則道民楊仇殺李春第，懷遠鎮監生楊春亭爲人仇殺於通議鄉大沙溝，北則蔭生黃開雲避地萬家坪，遇盜劫害。街子場醫生何某，亦被殺於大悲寺山中，全境騷然，無復秩序。十五日，聞省諮議局議長蒲羅被逮，文告到州，薛知州因率隊至城隍廟，嚴禁閉會，而各區同志會已樹幟聲討趙督。鄰縣如溫雙皆戰事迭生。省城罷市既久，人心愈憤，羣以黃紙再德宗神牌，奉詣督署請願，趙督令軍衛開鎗轟擊，死者凡二十六人，崇慶民王紀鑑與焉。自是風聲日惡，遂釀成十月初七獨立之事。

八月，趙督遣陸軍二連來崇，夜至羊馬場東，同志會禦之，臨江抗戰，陸軍縱火焚橋及民居數百，同志軍敗走，陸

軍直抵州城下。先是五月間，省中爭路事起，二十一口，保路同志會成，趙督以兵二連蒞州鎮壓，罷市後調一連返省，至三渡水，同志軍數百圍之，陸軍不戰交械。舟至江心，兩岸礮聲驟發，軍士急投水中，斃隊長陳錦江諸人。至是抵城之軍，爲拔出城中留者，免難危難，故翌日遂合隊去。民間訛言四布，謂爾豐憤將行刺，人心惶惑益甚。光耀見陸軍已去，橫恣漸露，同薛知州巡街，因怒殺一童子，鼓不敢問。中秋夜二更後，令勇隊挾刃尋仇，至八蟻廟外遇劉春地，迫使至西湖畔殺之，投尸城外，彭盧陳諸人皆憚其暴，聞風避匿。光耀於是交通諸路同志會，約十六日黎明由城南入，以西湖側火起爲號，光耀掌門諭，至期納之，諸同志會遂由南街直抵州解，毀獄轟署，礮聲隆隆。薛知州偕幕賓及眷屬匿於倉廩，斃女僕一，署內劫掠無餘，幸民間無損。衆推光耀爲中軍參領，勸鹽商劉某輸銀六千兩，以備餉糈。是日入城首領，有黃樹藩，與光耀夙相得。先三日至未入城。有廖家鄉保澤沛，澤沛因盜之有道者也，同志會事起，亦率其衆來駐城西東獄廟，與光耀夙仇，不得入。城中士民慮有他，與和解未得要領，光耀即以其時殺警務長斌全，光耀爲巡官時，故嘗銜全扼抑也。自是鄉鎮同志會至者不絕，約二千數百，人既衆，推監生康祚祥居間調停，議始定，分東南西北四軍，各舉一人爲統領，分駐所在地任防守，中軍仍光耀統屬。並舉督糧官正副各一，駐成內主餉糈。每軍五百人，月支餉千五百元，以糧稅應之，諸鎮鄉同志會不在此限。二十四日，光耀遂同樹藩逼薛知州出城，至北山光巖寺，令人監視，薛垂淚就道。時州人周樸齋獻策於光耀云：糧稅緩不濟事，不如勒富民捐，光耀用其言，集款甚巨。未幾，周席捲遁往附周鴻勛。光耀既爲所賣，重勒捐款，民怨沸騰。

九月，光耀聞趙督發兵數營，由雙流進攻新津大邑諸縣，計無所出，惟嚴守爲自保計，凡過境有被服故敵者，言諸稍鈍者，輒指爲奸細，戮之無虛口，樹藩亦同惡相濟，先後死者凡數百人，他軍皆薄其所爲。時人爲之語曰：「東軍文明南軍愚，西軍整齊北軍弱，唯有中軍嗜殺人，不知將來何下落。」州境同志會五軍外，三江鎮則有方大用朱光廷等，懷遠鎮則有牟澤霖楊湘等，街子場則有周召南楊瑞廷羅保初劉甲三等，萬家坪則有鄭元偉同弟崑山各自成一隊。十二日，新津破，周鴻勛走自流井。邛崃大邑來告急，光耀遣武生王征東率百人往助，征東頗勇敢善戰，十七日城破中礮死，偕殞者三十餘人。十九日，陸軍遂自大邑至州，光耀分遣各軍至王場乾谿鎮拒之，敗令入城，家出一丁登陴死守，午後

陸軍至，以開花礮轟城，城垣軍入。時光耀尙縱殺，州廨前橫尸遍地。又督黨徒執二十餘人，目爲奸細殺之。城內東南角未田餘數人未加刃，行刑者棄之遁。光耀樹藩越城去，義安團丁十餘人，由西南城礮穴轟殺軍官一人，卒爲陸軍所殲，民團尹秀峯偕同志軍竄匿各處，俱被搜殺。城內外居民受傷及觸流彈而死者亦數十百人，掠民間財貨十餘萬，轉運新軍本營，三日不絕。二十四日，籍沒黃樹藩家，募生得各軍首領懸賞數千元有差，迎薛知州於北山光嚴寺，留林管帶統二營駐防。薛回州召集舊營練，設籌防局謀善後，務翦除同志各軍暨發起州會諸人，諸同志軍紛紛依山僻散處，潛伏以俟時機。光耀率其衆由街子場入灌縣，西軍則移屯灌之普照寺。

十月初七日省城獨立，諮議局局長蒲殿俊爲都督，朱慶瀾副之，稱軍政府，以黃帝紀元。各同志軍聞訊，陸續至駐城外，林管帶奉命將去，軍府使陳文典來，介東軍代表余洛書，西軍代表龍應銘，與諸軍款洽，林以城守事付光耀遂去，薛知州從焉，慮同志軍不利於已也，士民留文典暫攝縣事，馬黃諸軍紛赴省城祝賀共和。十八日，蒲朱兩都督合巡陸同志軍於城東較場，與宣布反正事實。諸軍以事不相下，因鳴槍入軍政府，劫軍械，縱掠城市，光耀樹藩捆載巨資擁衆返。是夕，縣城亦劫掠一空，斃數人，光耀爲主謀，他軍亦有附和者，唯西軍奉明令駐三十里外，不與其事。軍府後懸賞五百元募生致光耀，懲首惡也。尹昌衡既稱都督，羅綸副之，乃重編制陸軍，縣同志軍孫澤沛爲總統。澤沛旋改團長，賀佩修楊瑞廷爲營長，張書甫爲連長。光耀樹藩衆以飽掠鑒所欲先歸，不願編制，惟督糧官簡策勳在省，慮縣城無主，乃同張仕義仍請薛宜瓊來。薛奉軍府令至州，易稱縣知事，立保安軍，軍三百人，凡六軍，即以同志軍隸之，督糧如故，徵收備餉糈，每軍月支銀五百元。

十二月，宣慰使顏某至縣，解散馬黃餘黨，改保安軍隊爲義勇，以張仕德統之，分駐諸鎮鄉緝盜。仕義初統東軍，不妄殺，不勒派，人賢之，故有足任。

中華民國元年四月，省軍獲黃樹藩誅之。六月，光耀因軍府嚴緝，逃匿新都馬家寺場老肆中，會有換防陸軍經其處，暫憩啜茗，坐甫定，招後至者口在此，光耀驚，降階失足墮地，所挾手鎗露，軍衆擒之，乃知爲光耀，送師部請賞，光耀服毒自斃。

二年七月，黃步青被獲誅，步青與父樹藩及馬光耀同惡相濟，步青獨兇忍，至是先後皆就戮，人咸快之。（錄自民國十五年出版崇慶縣志事紀三）

三、榮縣起義紀要

宣統三年，保路同志軍起，王子驥龍鳴劍劉念謨率之。

四川吏治疲玩，自光緒二十八年，岑春煊督川刷新之，民有生氣。三十年，錫良督蜀，亦懇懇有爲，奏定商辦鐵道，以五十金爲一股。田糧折計曰租股，官商士民公私曰購股。自三十一年至宣統三年，積千七百餘萬，宜昌施工。盛宣懷主郵傳部，政府以鐵道歸國有，四川京官爭之，其目曰不問路政，只問路款，向部交涉無效。成都倡保路同志會，諮議局主會事，各縣聞風從之。縣人朱元慎長農事試驗場，密布獨立商權書，趙督爾豐疑出諮議局，乃勒兵戒嚴，逮議長蒲殿俊羅子清凡八人，拘於署。民集請釋，爾豐命槍之。都察院全體劾爾豐，不報。命岑春煊到川查辦，春煊不直爾豐所爲，方抵鄂，朝命截止春煊之行。四川城門盡閉，乃書木牌浮江，各州縣承流得之，於是保路同志會起矣。七月，督檄統領率部來縣跪諭，民忿不可遏，人人成軍，王子驥龍鳴劍劉念謨乃藉之以西，駐秦皇寺，與官軍相遇，敗還。八月，鄂軍起矣。九月四日，倡獨立，知縣湖南李桑春，經徵局陝西李淇章昇印，羣推廣安蒲壽昌權縣事。時各路同志軍如周鴻勳秦省三之流，似鑄出穴，或程家場，或城中，或貢井，居民皇皇。而端方又至資中，聞其死，人心始靖。（錄自榮縣志「事紀」第十五）

四、邛崃同志會兵事記

宣統三年辛亥，秋七月朔，成都因鐵路歸國，羅綸張瀾等煽集人民爭歸商辦，大起風潮，震動全川，停課罷市，皆云成同志會，乃得伸民權。我邛於七月七日，確有同志會由省來，在街頭大聲疾呼，扁門罷市。適孝廉葉崇安在側，云事關爭路，罷市無干，竟此一言，致權大禍。迄二十日，城內駐防軍突變，鎗斃本營營長黃恩瀚，軍需官某，倡亂者書